

作者第一部家庭教育著作《好妈妈胜过好老师》是家庭教育类图书重要的作品，呈现了中西教育理念完美的结合，在写作上专业性与文学性相融，可读性强，2009年一经出版，即引起轰动，多年来多次高居各大图书排行榜榜首，被译成多种文字，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发行，第一版在全球总销量已近600万册。

本书是作者的第二部家庭教育著作，是《好妈妈胜过好老师》的姊妹篇。仍采用案例写作的手法，案例主角扩展为更多的孩子，展示了前一本书尚未涉及的另一部分儿童教育生活。

本书最大的特点是紧贴当下教育现实，还原教育真相，让大家看到美好的教育并不复杂，有效的教育往往是朴素而简单的。作者依据经典教育学和心理学理论，以学者的严谨和妈妈的亲和，对大家面临的种种教育问题进行了深入而细腻的解读，并指出当下教育面临的种种误区，同时为读者提供许多可操作的方法。

所谓“严厉教育”，指以打骂、惩罚和羞辱为主要手段，对未成年人进行强制性改造的一种行为。虽然目标指向是好的，希望孩子做得更好。但由于它不尊重儿童，不体恤儿童身心发育特点，不符合人性，实际上并无教育要素，只是一种破坏力。

严厉教育究竟会造成怎样严重的后果，下面一个案例是比较典型的注解。

我曾经接触过一位单身女士，当时年近40，一直没结婚。她是因为严重的抑郁症来找我的。在我们的交谈中，她谈到了自己的童年成长经历。

她父母都是小学教师，对她有很好的早期启蒙教育，在各方面要求也很严。她在很小的时候就会背很多经典诗文，聪明伶俐，而且认字很早，上小学就读了不少课外书，学习成绩一直很好。但她父母在她童年时犯下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。

起因很简单，就是有一天她尿床了。父母为此大惊失色，说你2岁就不再尿床了，现在都5岁了，怎么反而又尿床，越活越倒退了。父母的话让小小的她非常羞愧，以至于当天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心里非常担忧，好久都没睡着，但也正是因为太紧张，也许因为前半夜没睡着，后半夜睡得太沉，第二天早上醒来，居然又一次尿床了。这下子，父母特别不高兴，说你是怎么搞的，昨天尿了床，今天怎么又尿了，是不是成心的啊？当时他们住的是大院平房，有很多住户，她妈妈一边抱着湿裤子往外走，一边说，这么大孩子了还尿床，裤子晒到外面，让别人看到多丢人。她爸爸板起面孔严肃地警告她说，有再一再二，没有再三，这两次尿床我原谅你了，再尿床我对你不客气了。

父母的话让小小的她内心充满羞辱感和恐惧，所以接下来的一个晚上，她更害怕得不敢睡觉，直到困得坚持不住，沉沉睡去。结果是，她连着第三次尿床了。这令父母简直震怒，不但责骂，而且罚她当天晚上不吃饭喝水。虽然当天因为空着肚子睡觉，没尿床，但问题从此陷入恶性循环中，从那时起，她开始隔三差五地尿床。父母越是想要通过打骂来让她克服这个问题，她越是难以克服。父母可能后来意识到打骂解决不了问题，就开始带她找医生看病，吃过很多中药西药，都没有作用，直到成年，仍不能解决。

这件事几乎毁了她一生。天天湿漉漉的裤子、尿布以及屋里的异味，是烙进她生命的耻辱印记，她原本可以完美绽放的生命就此残缺了。考大学时，她取得了很高的成绩，完全可以报考北京的名牌大学，但为了避免住集体宿舍的尴尬，第一志愿填报了当地一个学校，以便天天晚上回家。大学4年，她不敢谈男朋友，自卑心理让她拒绝了所有向她求爱的男同学。工作后，谈过两次恋爱，都是男方发现她有这个毛病后，选择了分手。

她对我说：直到上大学前，她一直认为自己这个毛病是一个纯生理问题，是一种泌尿系统的慢性病，后来才慢慢意识到是父母的紧张和打骂造成的后果。结束第二段恋情后，她割腕自杀，被救过来，出院回到家中那天，终于在父母面前情绪爆发，疯狂地向父母喊出她心底积压多年的屈辱，并以绝食逼迫父母向她认错。父母似乎终于也意识到问题的来由，虽然没向她正面道歉，却在她面前无言地流了几天泪，痛悔的样子令她不忍，端起了饭碗。经过这件事，父母都一下子苍老了10岁，几天间就显得步履蹒跚了。她知道他们已受到惩罚，心中既有宣泄后的舒畅，又有报复的快感。自此，这个毛病居然奇迹般地开始好转，发生的次数大大减少。

但她的生活却无法改变，周围凡认识她的人都知道她这个毛病。她像一个脸上被刺字的囚犯，丑陋的印记无法擦去，只好在30多岁时选择“北漂”，来到北京，希望通过环境的改变让自己活得自在些。但骨子里形成的自卑和抑郁无法消退，再加上工作压力比较大，很小的一点事就会让她崩溃，对于爱情和婚姻，完全失去再去碰触的热情和信心，对安眠药和抗抑郁药的依赖越来越严重。后来她信仰了一种宗教，她说宗教是惟一让她感觉安慰并有所寄托的东西。虽然她知道自己不会再自杀，但想到即便活到60岁自然去世，还要活将近20年，就觉得这实在太长了，太熬了，她不知道该如何撑过这20年。

像一个医生在晚期癌症患者面前束手无策一样，我在她的痛苦面前也同样感到无可奈何。教育中，有太多这样的蝴蝶效应，本来小事一桩，家长完全可以用轻松愉快的态度来解决，甚至不需要去解决，问题也会自行消失。但由于家长用严厉的方式来对待孩子，不但无助于问题本身

严厉教育是危险教育

□尹建莉

决，还会给孩子留下经久难愈的心理创伤，严重的甚至可以毁灭孩子一生。

我还见过一个4岁的孩子，父母都是高学历，奶奶曾是单位主管会计，也很能干，且非常爱干净。家长从孩子一岁半开始，就因为洗手的问题和孩子纠缠不清。据家长讲，最初阻止孩子洗手，采用的是讲道理，告诉孩子手很脏，不能吃，他们感觉一岁半的孩子能听懂了。发现讲道理没用，就来硬的，采用打手的办法，轻打不起作用，就很狠打，但这只能起一小会儿作用，孩子一停止哭泣，就好了伤疤忘了疼，又把手伸进嘴里。后来，负责照看孩子的奶奶拿出缝衣针，只要孩子的小手一放进嘴里，就用针扎一下，并把针挂到墙上，故意让孩子看到，但这也不能吓住孩子。后来家长还采用过给孩子手上抹辣椒水，每天24小时戴着手套等各种办法，可是问题始终没能得到解决，并且越来越严重。听家长说，孩子还特别爱发脾气，因为一点小事就大发雷霆，可以连续哭号两小时，甚至会用头猛烈撞墙，全然不知疼痛和危险。

我见到这个孩子时，他两只手的大拇指已被吃得变形，两只小手布满破溃的伤口，伤痕累累，但孩子好像完全没有痛感，还在用嘴啃咬双手，用指甲抠开血痂。更糟糕的是孩子的心理也出现严重障碍，不会和人交流，别人和他说话，他基本不回应，目光总是回避开来，神情冷漠，拒人于千里之外。

这个孩子的遭遇，让我震惊于家长的无知和残忍。孩子洗手是多么正常的一种现象，婴幼儿最初是用嘴来感知和认识世界的，小手又是离他最近、唯一能让他自主支配的东西，所以洗手几乎是所有孩子的本能，根本不需要，也不应该制止。到孩子可以动用自己的其他感知器官认识世界时，自然就不洗手了，就像人学会站着走路后，自然就不愿意爬着走了。对于这样一个自然的认知过程，家长却要想方设法阻止，而且采用打骂、针扎、抹辣椒水等做法，简直就是在刑讯逼供啊！一个弱小的孩子，在人生初期就莫名其妙地遭遇绵延不断的残酷对待，他的生命怎么能正常展开、怎么能不被扭曲呢？

当然有的孩子对洗手表现出固执的喜爱，到四五岁，甚至十来岁，还在吃，这种情况往往和孩子的寂寞或自卑有关，是其他教育问题积淀的一个后果，洗手不过是孩子自我安慰的一种方式。遇到这种情况，家长更不该制止孩子洗手，应该做的是反省自己和孩子交流得多不多，相处方式是否和谐等等，并努力从这些方面去解决。单纯制止洗手，是对孩子自我心理安慰的粗暴剥夺。即使从表面达到了阻止的目的，但孩子内心的压抑和痛苦必须要找到一个出口，将可能出现更严重的心理问题和其他生理问题。

眼前这个年仅4岁的孩子，他的心理已像他的一双小手一样伤痕累累。他揭血痂、用头撞墙等自残行为，并不是不懂得痛，而是内在的痛苦难以承受，又无法陈述和宣泄，只好用肉体的疼痛来转移和缓解。

不能说他的家人有主观恶意，他们的主观愿望一定是有好的，也许他们比一般的家长更希望孩子成长得完美，所以对于洗手这样一件小事也难以容忍，更何况从他们的陈述中我还了解到，在吃饭、睡觉、玩耍等几乎所有的生活小事上，家长都同样严格要求孩子。

家长希望用各种规矩培养出孩子各种良好的习惯，而这对孩子来说，却是自由意志被剥夺，活在日复一日的冷酷对待中。他的世界一直以来太寒冷了，已被厚厚的冰雪覆盖，所以他下意识地要把自己严实地包裹起来，回避和外界交流，直到失去正常的沟通能力。这是一个弱小生命对抗恶劣环境的本能反应，畸形的生态环境只能让他变态地成长。

专门研究儿童神经病的蒙台梭利博士说过：我们常常在无意中阻碍了儿童的发展，因此，我们应该对他们的终身畸形负责。我们很难认识到自己是多么生硬和粗暴，所以我们必须时时刻刻尽可能温和地对待儿童，避免粗暴。教育的真正准备是研究自己。

教育学和心理学对于严厉教育所带来的损害的研究已经很成熟了，但时至今日，人们对严厉教育的破坏性仍然没有警觉。在我们的教育话语中，人们仍然特别愿意谈规矩，很少谈自由。哪个青少年出了问题，归结为家长管得不严，太溺爱；相反，哪个青少年成长得比较优秀，尤其在某个方面做得出色，会归功为家长和老师的批评和打骂。

这样的归结非常简单，非常肤浅，但越是简单肤浅的东西，越容易被一些人接受。于是，一頓“要么好好弹琴，要么跳楼去死”的威胁可以让孩子成为钢琴家，一根鸡毛掸子随时伺候可以让孩子上北大，一通把孩子骂作“垃圾”的污辱可以逼孩子考进哈佛……诸如此类的“极品”行为最容易得到传播。甚至是一些教育专业工作者，也会一边谈尊重孩子，一边毫无愧色地宣扬棍棒教育。

在某个场合，有一位教育专家侃侃而谈，他说孩子可以打，但要艺术地打。闻此言，我当时就很想请这位专家解释一下，什么是“艺术地打”，并希望他示范，最好让他扮演那个挨打的儿童，那么别人艺术地打他一顿，他是否很受用？做人最基本的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”，在谈论儿童教育时，怎么就不成立了呢？

人们不肯往深了想一想，严厉教育如果真能让孩子优秀，天下将尽是英才。成年人想收拾一个孩子还不是容易的事，谁都会！既威胁不到自己，又能把孩子教育好，省心省力，痛快淋漓——可教育是件“秋后算账”的事，虽然儿童的缓慢成长给了些人以暂时的幻觉，但种下罂粟不会结出樱桃，恶果不知会在哪个枝条上结出。

有位家长，听说孩子有毛病一定要扼杀在摇篮中，所以她从女儿一岁多，就在各方面对孩子进行严格的管教。如果孩子不好好吃饭，妈妈会把孩子碗中的饭全倒掉；如果孩子不好好刷牙，家长会把牙刷一折两半，丢进垃圾桶；不好好背古诗，就用戒尺打手心……在家长的严厉教育下，孩子确实被训练得很乖，按时吃饭，认真刷牙，会背很多古诗。但她发现，刚刚3岁多的孩子，一方面表现得胆小怕事，到外面都不敢跟小朋友玩；另一方面在家里脾气又很大，且表现出令人不可思议的残忍，比如虐待家里的小猫，把猫尾巴踩住用脚踩，或用沙发靠垫把小猫捂到半死，看小猫痛苦的样子，她则表现出满足的神情。一般小女孩都喜欢芭比娃娃，她则对这些娃娃好像有仇，动不动就肢解芭比娃娃，把娃娃的头和四肢揪下来，甚至用剪刀剪破。妈妈不能理解，她的孩子怎么这样？

儿童天性都是温柔善良的，如果说一个孩子表现出冷酷和残忍，一定是在生活中体会了太多的冷酷无情。媒体不时地报道家长虐待孩子或子女虐待老人的事件，手段之恶劣，令人发指。同时，追查一些恶性刑事案件的犯罪分子的成长史，几乎全部可以看到他们童年时代极端严厉的家庭教育。可以说，几乎所有的极端残忍者，都有一个精神或肉体严重受虐的童年。

经常被苛责的孩子，学会了苛刻；经常被打骂的孩子，学会了仇恨；经常被批评的孩子，很容易变得自卑；经常被限制的孩子，会越来越刻板固执……“身教重于言传”是教育中的一条被时间和无数事件验证过的真理性的结论，严

厉教育本身也是一种示范，如果成年人对孩子拿出的是经常性的批评和打骂，怎么能培养出孩子的友善与和平呢？

教育中任何粗暴严厉的做法都是没来由的，它在人类千百年来积累的教育智慧中没有任何根基和来源，在现实生活中也没有任何道德基础。是否认同打孩子，是块试金石，可测验出人们在教育上的认识水平。

某次我在一所小学遇到一位获得过不少荣誉、以严厉著称的老师，她当时还没有孩子，谈到现在问题儿童越来越多，她语气恨恨地说：“我不能保证我的孩子将来学习好，但我肯定他的品行一定没问题。我绝对不会溺爱他，如果他敢不听我的，做一点点坏事，打死他！”我在那一瞬间立即为她将来的孩子担忧极了。

不少所谓的教育专家、学者、名师，他们不能把专业知识和智慧打通，尽管在口头上也提倡“尊重”、“平等”等概念，但在他们的逻辑中，儿童是无知、莽撞、没有规则的，成人则是得体、有序、正确的，所以成人有义务帮助儿童建立规则，并把他们天性中带来的毛病和错误消灭在萌芽中，防止原罪扩散——这样的认识已包含了严重的不平等，所以在他们真正面对孩子时，几乎不可能产生尊重心理，只有居高临下的控制心理。我还看到一篇教育学博士写的文章《怎样打孩子》，所支招为：第一，打孩子不能带有愤怒；第二，不能用手打，要用棍子打；第三，打之前要用语言交流，说明为什么打，打几下；第四，要心怀大爱地去打——想想啊，一个成年人怀着一腔爱，提着棍子，没有愤怒，心平气和地计着数打一个孩子——这要有多变态才能做到呢。一件事，如果大前提是错误的，没有一个小手段值得肯定，这正如有人写《做小偷的十大技巧》，写得再好，也是在露丑露怯，应该受到鄙视和唾弃。

我猜测，这位博士也是童年家暴的受害者，童年创伤深入骨髓，不平等感和自卑感成为植人他体内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以至于成年后，尤其取得一定成就后，潜意识出于对不平等和自卑的反抗，必须要想办法拔高自身，甚至是缺陷的部分也努力美化为优点。童年屈辱被粉饰为方式特别的父爱母爱，家暴伤痕于是演绎成他心目中值得炫耀的文身。即使从为了教育研究，学习了很多专业知识，也褪不去严厉教育的底色，走不出粗暴教育的意识框架。这种情况非常多，在很多“成功人士”身上都表现得很典型，当他们回首成长经历时，会忽略那些真正帮助他们成功的要素，却特别喜欢拿儿时挨打受骂来说事，并会真正地热爱上严厉教育。这真是个很有趣又令人感叹的现象。

学问和生活不接轨很多行业都存在，在儿童教育方面显得尤为突出。科技已进入到21世纪，不少人的教育意识还停留在荒蛮时代。

现在，棍棒教育的支持者动不动就用“中国传统教育”来说事，这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歪曲和糟蹋。事实上，“不打不成才”之类的说法，不过是流传于民间的一种恶俗说法，是以讹传讹的“谣言”。从古至今，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位圣贤说过孩子应该打。恰恰相反，中国传统文化讲的是“上善若水”，提倡的做法是“亲有过，谏使更，怡吾色，柔吾声”，即家人之间提意见，应该和颜悦色地说，而不要声色俱厉地指责。

“棍棒教育”不过是一种精神底层的认识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部分，登不了大雅之堂。可以这样定义：打骂孩子是无能教育和无耻教育。

近年来有人把“虎妈”、“狼爸”式的严厉教育当作中国传统教育来炒作，这除了给中国传统教育抹黑，坑一小部分糊涂家长，伤害一部分孩子，对人类进步没有任何正面贡献。低俗的街头杂耍即便搬进最有名的剧院，也不可能真正赢得观众，粗陋的表演只配得到片刻稀疏的掌声，被抛弃是必然的结果。不美的东西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。

放下严厉教育的人，真正的原因是潜意识放不下莫名的恨意。这就是为什么从小经历了打骂教育的人，往往正是棍棒教育的支持者，经常严厉对待孩子的老师或家长，他们自以为在“教育”孩子，其实只是在发泄自己从童年积淀的恨意。像一位网友说的：有些小时候常挨打，痛恨父母打自己，长大了发誓绝对不打孩子，可做父母后还是会打小孩。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正常生活是怎样的。推翻父母不难，但修补父母刻在自己童年里的缺陷，非常不易。

所以，根本地说，所谓“严厉教育”，其实和教育无关，不过是成年人某种性格缺陷的遮羞布而已。振振有词地宣扬棍棒教育的人，往往是道德伪君子，道德伪善甚至把他们自己都骗了，这使得他们在对孩子施行各种惩罚时心安理得。比如有位家长，他听到自己年仅3岁的孩子说了一句脏话，抬手就给孩子一个嘴巴子，其理由是要把孩子的坏毛病扼杀在萌芽状态。只能说，道德伪君子往往就这样，是道德洁癖的重症患者，在面对孩子时，内心既不诚实又苛刻。

站在第三者的角度上看这件事，一句脏话和一个耳光相比，到底哪一个更令人难以忍受？一个懵懂顽皮的孩子和一个恃强凌弱的成人，哪一个更让人生厌？孩子随口说句脏话和成年人随意打人，谁的道德素养更差？一位哲学家说过，“虚伪和粗暴总是结伴而行”，这句话值得所有粗暴教育的倡导者扪心自问。

孩子偶尔说句脏话需要惩罚吗？幼小的孩子甚至连什么叫“脏话”的概念都没有，模仿和尝试又是儿童的天性，所以环境中有人说脏话，孩子可能会模仿，但这和他长大会不会说脏话一点关系都没有。

我女儿圆圆小时候，有一天在家突然说一句脏话，大约是跟幼儿园哪个小朋友学来的。说完了，她自己一下子不好意思，显然小小的人已经意识到这句话不太体面，羞涩地一下扎在我怀里，哼唧唧唧地不肯抬头，当时的样子实在可爱。我和她爸爸并没有追究她从哪里学来的，我们只是哈哈一笑，然后告诉她，爸爸妈妈小时候也说过脏话，没事。听我们这样说，她才释然。

我们这样做，并不是在纵容孩子，而是在用心理解孩子。童年时有几个人没说过脏话，一个情感和智力正常的孩子，自然会对各种行为的好坏慢慢形成自己的判断。只要家长不说脏话，不以负面眼光看待孩子，孩子内心平和，他不会对说脏话一直有兴趣的。或者说即使是成年人，谁能保证自己在某些情绪下永远不说一句脏话？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不切实际地要求孩子呢？

很多人虽然从小被规矩所限，被严厉教育所苦，长大了却特别害怕没有规矩，害怕宽容会把孩子惯坏。我对严厉教育的否定，使我经常遇到这样的质疑：难道孩子做了错事也不要批评？屡教不改也不要打骂吗？这样的质疑，其话逻辑是：不批评的前提是孩子没做错事，不打骂的前提是有毛病一说就改——可是，这不叫“强盗逻辑”叫什么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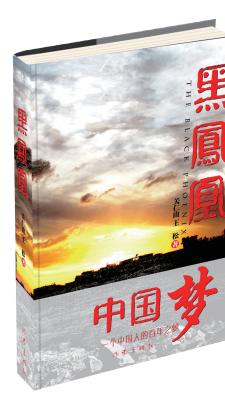
孩子没有错，只有不成熟，如果你动不动认为孩子“错了”，那是你自己错了；如果你遇到的孩子是屡教不改的，那是你所提要求不对或一直在用错误的方法对待他。我相信教育是件“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”的事，需要“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”地解决。

（摘自《最美的教育最简单》，作家出版社2014年8月出版）

▼作家出版社新书推荐

《黑凤凰》

关仁山 王松 著
2014年10月出版



故事始于20世纪初期，清末洋务运动时期开办的开平矿务局被英国墨林公司阴谋吞并。贪得无厌的英国人为获取更多的在华利益，又将目标瞄准了滦州孟家的腰窝煤矿，不断勾结滦州当地的恶势力寻衅滋事。从美国留学归来的长子孟凡浩面对父亲的离世、千头万绪的矿权之争，以及奸人的阴谋诡计，无奈临危受命，接管了孟家在滦州的煤矿，成为了新的大东主……小说以洋务运动至辛亥革命时期的唐山为背景，集中笔力讲述了中国第一座机械化矿井的兴衰变迁历程，并多角度地展现了近代唐山的城市工业文明，再现了东西方文化激烈撞击下的动荡年代，充分展现了那个时代中国人的英雄主义精神和爱国主义情结。

《总统之死》

【美】威廉·曼彻斯特 著
梅静 陈杰 译
2014年9月出版



本书是关于肯尼迪总统遇刺事件的全景式纪录，生动再现了肯尼迪去世前后6天各方面的细节。书中人物众多，作者结合史料对他们自身的背景和经历进行了严谨的勾勒，将他们的行为置于自身经历和大环境中进行双重考量，最大程度地发掘在他们行为之外更为深刻的罪恶。阅读此书，可以拨开凶案的迷雾，了解到肯尼迪遇害更深层的原因，从而最大限度地了解历史真相。

《与癌共舞》

杨德华 马丽霞 等著
2014年7月出版



杨德华，编辑家、作家出版社原总编辑，2011年7月因肝癌去世，享年55岁。《与癌共舞》既是杨德华遗愿的体现，也是生者对逝者的纪念。本书分两个部分。上编“与癌共舞”，收录的均为杨德华遗稿，由他未完成的书稿、日记、散文随笔、自传体小说、书评、编审意见等构成。下编“不能忘却的”，收录了杨德华的亲人、朋友、同事们的追忆文章。上、下编各由与疾病抗争、学生时代及家庭生活、职业生涯三个部分组成。下编与上编在内容及时间顺序上相互呼应，勾勒出杨德华的生命历程与情操品格。

《所有的名字》

【葡萄牙】若泽·萨拉马戈 著
王渊 译
2014年9月出版

</